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三十九回 軒轅國諸王祝壽 蓬萊島二老遊山

話說林之洋同唐、多二人嘲笑，招架不住，漸覺詞鈍。因眾國王在殿上閑談，就勢說道：「九公且莫鬥趣。你看那邊智佳國王同軒轅國王說話，他把軒轅國王稱作『太老太公』，這是甚麼稱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智佳之人向來壽數最短，大約不過四五歲就算一世。今軒轅國王業已千歲；若論世誼，同他二□代祖宗就算相交。所以智佳國王無可相稱，只好稱作『太老太公』。好在今日眾國王所說之話，都學軒轅口音，□分易懂，省得唐兄問來問去，老夫又作通使了。」只聽那邊長臂國王向長股國王道：「小弟同王兄湊起來，卻是好好一個漁翁。」長股國王道：「王兄此話怎講？」長臂國王道：「王兄腿長兩丈，小弟臂長兩丈。若到海中取魚，王兄將我馱在肩上：你的腿長，可以不怕水漫，我的臂長，可以深處取魚；豈非絕好漁翁麼？」

長股國王道：「把你馱在肩上，雖可取魚；但你一時撒起尿來，小弟卻朝何處躲呢？」翼民國王道：「聶耳王兄耳最長大，王兄盡可躲在其內。」結胸國王道：「聶耳王兄耳雖長大，但他近來耳軟，喜聽讒言，每每誤事。」穿胸國王道：「據小弟愚見：莫若躲在兩面王兄浩然巾內，倒還穩妥。」毛民國王道：「浩然巾內久已藏著一張壞臉。他的兩面業已難防，豈可再添一面。若果如此，我們只好望影而逃了。」兩面國王道：「那邊現在有位三首王兄，他就是三面，為何王兄又不望影而逃呢？」大人國王道：「莫講三首王兄只得三面，就是再添幾面，又有何妨。他的喜怒愛惡，全擺臉上，令人一望而知，並且形象總是一樣，從無參差；不比兩面王兄對著人是一張臉，背著人又是一張臉，變幻無常，捉摸不定，不知藏著是何吉凶，令人不由不怕，只得望影而逃了。」

淑士國王道：「小弟偶然想起天朝有部書，是夏朝人作的，晉朝人注的，可惜把書名忘了。上面注解曾言『長股人常馱長臂人入海取魚』，誰知長臂王兄今日恰巧也說此話，倒像故意弄這典故，以致諸位王兄從中生有許多妙論。」元股國王道：「此書小弟從未看過，不知載著甚麼？」黑齒國王道：「小弟當日曾見此書，上面奇奇怪怪，無所不有，大約諸位王兄同小弟家譜都在上面。」白民國王道：「若果如此，小弟現在正修家譜，將來倒要購求一部考考宗派。」

歧舌國王道：「若提家譜，小弟每要修理，竟無從下筆，當初不知何人硬將我國派作歧舌，又有人喚作反舌，那『歧舌』二字，業已可厭，至於『反舌』，尤其荒唐。況天朝向來有鳥名叫反舌，此人比鳥，豈非不倫麼？」無臂國王道：「小弟聞那反舌一交五月，他即無聲；此時已交□月，王兄還照常開談，其非反舌，可想而知。那是前人把你委屈了。」巫咸國王道：「小弟聞得海外麟鳳山有個反舌，他是不按時令只管亂叫，或者王兄是他支派，也未可知。」小人國王道：「王兄日後如修家譜，這條倒可採取的。」歧舌國王道：「小弟因這反舌二字不過說他比得不倫，怎麼王兄竟將小弟同禽鳥論起支派？這更胡鬧了！」君子國王道：「天朝書上雖有反舌鳥，但世間俗稱卻是百舌。即如當日蜀主望帝名子規，今杜鵑亦名子規。命名相同的甚多，亦有何得。」歧舌國王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這名字究竟不雅。小弟意欲奉求諸位替我改換一字。」長人國王道：「敝處國號向以『長人』為名。據小弟愚見：王兄國號莫若也以『長』字為名，就叫『長舌』。我們聯起宗來，豈不是好？」歧舌國王道：「小弟即使換個『長』字，何能與兄就宗同宗？王兄此話，未免過於矯強。難道如今世上聯宗都是這樣麼？」

智佳國王道：「近來世上聯宗有兩等：有應聯而不聯的，有不應聯而聯的。即如，兩人論起支派，當初本是一家，此時敘起，原當聯宗，無如現在一貧一富，或一貴一賤，那富貴人恐其玷辱，躲之尚恐不及，豈肯與之聯宗？只好把那『根本』二字暫置度外。又有一等，論起支派，本非一家，無須聯宗；因一時同在富貴場中，彼此門第相等，要圖親熱，所以聯起宗來；誰知他不認本家，只顧外面混去聯宗，把根本弄的糊裡糊塗，久而久之，連他自己也辨不出是誰家子孫了。」長人國王道：「這是世俗常情，近來每多如此。弟雖不才，現在忝為一國之主，想來也無玷辱王兄之處。將來我們如果聯宗，我算你家支派也可，你算我家子孫也可，這有何妨！」歧舌國王搖頭道：「王兄這句話，把我算了你家子孫，未免言重了！別的事情可以矯強算得，怎麼把我算起人家子孫？況貴邦人莫不身長，故有『長』字之名；敝處人舌又不長，為何喚作『長舌』？」毗騫國王道：「王兄素精音律，他日小弟敬詣貴邦，王兄如將韻學賜教，小弟定贈美號，以為『投桃之報』。王兄意下如何？」歧舌國王道：「此事雖可，但恐傳了韻學，庶民聞知，只怕賤內還有離異之患哩。」

伯慮國王道：「諸位王兄都講修理家譜，歧舌王兄又要更正國名，都是極美之事。小弟雖有此志，但終年抱病，兼之俗務紛紜，精神疲憊，近來竟如廢人一般。小弟因想人生在世，無論賢愚，莫不秉著氣血而生，為何敝處人向多短壽？即如小弟現在年未三旬，業已老邁。女兒王兄比我年長，卻如此少壯，想來必有服食養生妙術，何不指教一二？」女兒國王道：「王兄本有養命金丹，今不反本求源，倒去求那服食養生之術，即使有益，何能抵得萬分之一，豈非舍實求虛麼？」厭火國王道：「王兄如將諸務略為看破，憂慮稍為減些，把心放寬，不必只管熬夜，該睡則睡，該起則起，也就是養生之術了。」勞民國王搖著身子道：「倒是敝處人每日跑來跑去，勞勞碌碌，不知憂愁為何物。到了夜間，把頭才放枕上，卻已沉沉睡去。無論何時，總是這樣。誰知過來過去，無災無病，倒會敷衍百歲光景。」軒轅國王道：「據這言談，可見勞心勞力，竟是大相懸殊。」犬封國王道：「伯慮王兄尊軀既弱，何不弄些飲食調養？即如小弟一生無所好，就只最喜講究享點口福。今日吃了這幾樣，明日又吃那幾樣，總是想著法兒，變著樣兒，給他一味狠吃。並且把他就算一件工課，每日苦思惡想，自然生出許多可口東西，況心機與其用在別的事上，何不用在自己身上，樂得嘴頭快活，豈不有趣？」伯慮國王道：「此說雖善，無如小弟絲毫不諳，這卻怎好？」犬封國王道：「這有何難！王兄如高興，將來小弟即到貴邦奉陪王兄住幾時，就近指撥貴庖，不過一年半載，再無不妙。但必須小弟在彼日日親嘗口味，時時指點，方能日見其妙。」豕喙國王道：「小弟素於烹調雖不甚精，也還略知一二。伯慮王兄如邀犬封王兄，小弟也可奉陪，或者可以稍參末議，亦未可知。」

正在談論，誰知女兒國王忽見林之洋雜在眾人中，如鶴立雞群一般，更覺白俊可愛，呆呆望著，只管發癡。眾國王見他出神，也都朝外細看：那深目國王手舉一隻大眼，對著林之洋更是目不轉睛；聶耳國王只將兩耳亂搖；勞民國王更將身子亂擺；無腸國王惟有望著垂涎；跛踵國王只管蹣跚著腳尖兒仔細定睛。林之洋被眾人看的站立不住，只得攜了唐、多二人，走出殿外。多九公道：「看這光景，不獨女兒國王難割舊愛，就是眾國王也有許多眷戀之意哩。」說的林之洋滿面通紅，唐敖惟有發笑。

一連游了幾日，林之洋貨物□去八九。這日，天朝來了一隻貨船，尹元寄有書信。唐敖拆開看了，才知駱紅蕪烟事業已說定，□分歡悅。登時開船。行了幾時，又過幾個小國，如三苗、丈夫之類，唐敖仍同多九公各處遊玩，林之洋貨物將及賣完。這日，大家談起海外各國，唐敖偶然想起前在智佳猜謎，林之洋曾以「永錫難老」打個「不死國」，因問多九公，才知就在鄰近。並聞：國中有座員邱山，山上有顆不死樹，食之可以長生；國中又有赤泉，其水甚紅，飲之亦可不老。所以唐敖要去走走。無如此國僻處萬山中，須過許多海島，才至其地，乃人跡罕到之處。多九公意欲不去。林之洋聞彼處有個赤泉，心裡也想飲些泉水，希冀長生；兼之唐敖因古人有「赤泉駐年，神木養命；稟此遐齡，悠悠無竟」之話，那怕難走，執意要去。因此打起羅盤，竟朝不死國進發。喜得正是小陽春當令，還不甚冷。

這日，三人正在船後閑談，多九公忽然囑付眾水手道：「那邊有塊烏雲漸漸上來，少刻即有風暴，必須將篷落下一半，繩索結束牢固；惟恐不能收口，只好順著風頭飄了。」唐敖聽罷，朝外一望，只見日朗風清，毫無起風形象。惟見有塊烏雲，微微上升，其長不及一丈。看罷，不覺笑道：「若說這樣晴明好天卻有風暴，小弟就不信了。難道這塊小小烏雲就藏許多風暴！那有此事！」林之洋道：「那明明是塊風雲，妹夫那裡曉得。」言還未了，四面呼呼亂響，頃刻狂風大作，波浪滔天。那船順風吹去，就是烏騾快馬也趕他不上。越刮越大，真是翻江攪海，□分利害。唐敖躲在艙中，這才佩服多九公眼力不錯。這個風暴，再也不息。沿途雖

有收口處，無奈風勢甚狂，哪裡由你做主。不但不能收口，並且船篷被風鼓住，隨你用力，也難落下。

一連刮了三日，這才略略小些，用盡氣力，才泊到一個山腳下。唐敖來到後梢，看眾人收拾篷索。林之洋道：「俺自幼年就在大洋來來往往，眼中見的風暴也多，從未見過無早無晚，一連三日，總不肯歇。如今弄的昏頭昏腦，也不知來到甚麼地方。這風若朝俺們來的舊路刮去，再走兩日。只怕就可到家了。」

唐敖道：「如此大風，卻也少見，此時順風飄來，又有若干路程？此處是何名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記得此處叫作普度灣。岸上有條峻嶺，十分高大，自來從未上去。至於程途，若以此風約計，每日可行三五千里。今三日之久，已有一萬餘里。」林之洋道：「春間俺同妹夫說水路日期難以預定，就是這個緣故。」唐敖因風頭略小，立在舵樓，四處觀望。只見船旁這座大嶺，較之東口麟鳳等山甚覺高闊，遠遠看著，清光滿目，黛色參天。望了多時，早已垂涎要去遊玩。林之洋因受了風寒，不能同去；即同多九公上岸。喜得那風被山遮住，並不甚大，隨即上了山坡。多九公道：「此處乃海外極南之地，我們若非風暴，何能至此！老夫幼年雖由此地路過，山中卻未到過，惟聞人說，此地有個海島，名叫小蓬萊。不知可是？我們且到前面，如有人煙，就好訪問。」又走多時，迎面有一石碑，上鐫「小蓬萊」三個大字。唐敖道：「果然九公所說不錯。」繞過峭壁，穿過崇林，再四處一看：水秀山清，無窮美景；越朝前進，山景越佳，宛如登了仙界一般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